

琴棋書畫

【国学经典——琴棋书画鉴赏】

萧荒◎主编

書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萧荒●主编

《国学经典—— 琴棋书画鉴赏》

出神入化

——书品卷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广艺舟双楫

康有为

《广艺舟双楫》以借碑学攻贴学为主旨，是碑学理论的重要著作。

叙 目

可著圣道，可发王制，可洞人理，可穷物变，则刻镂其精，冥繇其形为之也。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，魁儒勿道也。康子戊己之际，旅京师，渊渊然优，惛惛然思，俯揽万极，塞钝勿施，格细于时，握发热然，似人而非。厥友告之曰：“大道藏于房，小技鸣于堂，高义伏于床，巧墨显于乡。标枝高则隕风，累石危则坠墙。东海之鼈，不可入于井；龙伯的人，不可钓于塘。汝负畏垒之材，取桀杙，取檐枅，安器汝。汝不自克以程于穷，固宜哉！且汝为人太多，而为己太少，徇于外有，而不反于内虚，其亦闇于大道哉！夫道无小无大，无有有无。大者小之殷也，小者大之精也。螭螟之巢蚊睫，螭螟之睫，又有巢者，视虱如轮，轮之中，虱复傅缘焉。三尺之画，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。拳石之山，丘壑岩峦，窈深窅曲，螻蛄蚋生，



蛙蟾之衣，蒙茸茂焉。一滴之水，容四大海，洲岛烟立，鱼龙波涌，出日没月。方丈之室，有百千亿狮子广座，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反汝虚室，游心微密，甚多国士，人民丰实，礼乐黼黻，草木茏郁，汝神潭其中，弟靡其侧，复何骛哉！盍黔汝志，锄汝心，息之以阴，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沈。山林之中，钟鼓陈焉，寂寞之野，时闻雷声。且无用者，又有用也。不龟手之药，既以治国矣。杀一物而甚安者，物物皆安焉。苏援一技而入微者，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。

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，洗心藏密，冥神却扫，摊碑摘书，弄翰飞素，千碑百记，钓午是富。发先识之覆疑，穷后生之宦奥，足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之游戏莫也。国朝多言金石，寡论书者，惟泾县包氏，振之扬之。今则孳之衍之，凡为二十七篇。篇名如左：

原书第一 尊碑第二 购碑第三 体变第四
分变第五 说分第六 本汉第七 传卫第八
宝南第九 备魏第十 取隋第十一 卑唐第十二
体系第十三 导源第十四 十家第十五 十六宗第十六

碑品第十七 碑评第十八 余论第十九 执笔第二十
缀法第二十一 学叙第二十二
述学第二十三 榜书第二十四
行草第二十五 干禄第二十六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

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，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。老树僵石，证我古墨焉。归欤于己丑之腊，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詹如楼。长松败柳，待我草元焉。



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，光绪十五年也。述书者，西樵山人康祖诒长素父也。

原书第一

文字何以生也，生于人之智也。虎豹之强，龙凤之奇，不能造为文字，而人独能创之，何也？以其身峙立，首函清阳，不为血气之浊所熏，故智独灵也。凡物中倒植之身，横立之身，则必大愚，必无文字。以血气熏其首，故聪明弱也。凡地中之物，峙立之身，积之岁年，必有文字。不独中国有之，印度有之，欧洲有之，亚非利加洲之黑人，澳大利亚洲之土人，亦必有文字焉。秘鲁地裂，其下有古城，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，其文字如古虫篆，不可识别。故谓凡为峙立之身，曰人体者，必有文字也。以其智首出万物，自能制造，不能自己也。

文字之始，莫不生于象形。物有无形者，不能穷也，故以指事继之。理有凭虚，无事可指者，以会意尽之。若谐声假借，其后起者也。转注则刘歆创例，古者无之。仓沮创造科斗虫篆，文必不多，皆出象形，见于古籀者，不胜俚数，今小篆之日、月、山、川、水、火、草、木、面、首、马、牛、象、鸟诸文，必仓颌之遗也。匪惟中国然，外国亦莫不然。近年埃及国掘地，得三千年古文字，郭侍郎嵩焘使经其地，购得数十拓本，文字酷类中国科斗虫篆，率皆象形。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。

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，则不独一创己也。其灵不能自己，则必数变焉。故由虫篆而变籀，由籀而变秦分（即



小篆)，由秦分而变汉分，自汉分而变真书，变行草，皆人灵不能自己也。

古文为刘歆伪造，杂采钟鼎为之（余有《新学伪经考》辨之已详）。《水经注》称临淄人有发齐胡公之铜棺，其前和隐起为文惟三字古文，余同今书。子思称今天下书同文，盖今隶书，即《仓颉篇》中字，盖齐鲁间文字，孔子用之，后学行焉，遂定于一。若钟鼎所采，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，故诡形奇制，与《仓颉篇》不同也。许慎《说文叙》谓侯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。今法、德、俄文字皆异，可以推古矣。但以之乱经，则非孔子文字，不能不辨。若论笔墨，则钟鼎虽伪，自不能废耳。

王愔叙百二十六种书体，于行草之外，备极殊诡。按《佛本行经》云，尊者闍黎教我何书（自下太子实为说书），或复梵天所说之书（今婆罗门书王有四十音是），佉虱卢叱书（隋言驴唇），富沙迦罗仙人说书（隋言华果），阿迦罗书（隋言节分），瞢迦罗书（隋言吉祥），邪寐尼书（隋言大秦国书），鸯瞿梨书（隋言指言），耶那尼迦书（隋言驮书），娑迦罗书（隋言特牛），波罗婆尼书（隋言树叶），波流沙书（隋言恶言），父与书毗多茶书（隋言起尸），陀毗茶国书（隋云南天竺），陀罗低书（隋言形人），度其差那婆多书（隋言右旋），优波迦书（隋言严炽），僧佉书（隋言等计），阿婆勿陀书（隋言覆），阿菴卢摩书（隋言顺），毗耶寐奢罗书（隋言杂），脂罗多书（鸟场边山），西瞿耶尼书（须弥西），阿沙书（疏勒），支那国书（即此国也），摩那书（科斗），末茶叉罗书（中字），毗多悉底书（尺），富数波书（海），提婆书（天），那罗书（龙），夜叉书乾

闾婆书（天音声），阿修罗书（不饮酒），迦罗娄书（金翅鸟），紧那罗书（非人），摩睺罗伽书（天地），弥伽迦书（诸兽音）。迦迦娄多书（鸟音），浮摩提婆书（地居天），安多梨叉提婆书（虚空天），郁多罗拘卢书（须弥北），通娄婆毗提河书（颇弥东），乌差婆书（举），腻差婆书（掷），娑迦罗书（糊），跋闍罗书（金刚），梨伽波罗低犁伽书（往复），毗弃多书（食残），阿窰浮多书（未曾有），奢娑多罗跋多书（如使转），伽那那跋多书（等转），优差波跋多书（举转），尼差波多跋书（掷转），波陀与佉书（上句），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（从二增上凶），耶婆陀输多罗书（增上句已上），末荼婆晒尼书（中流），梨沙那婆多波侈比多书（诸山苦行），陀罗尼卑爪梨书（观地），伽伽那卑丽爪尼书（视虚空），萨蒲沙地尼山陀书（一切药因），沙罗僧伽何尼书（总览），萨婆韦多书（一切种音）。《三藏记》云，先觉说有六十四种书，鹿轮转眼，神鬼八部，惟梵及佉为胜文。《西阳杂俎》所考，有驴肩书，莲叶书，节分书，大秦书，驮乘书，牡牛书，树叶书，起尸书，右旋书，覆书，天书，龙书，鸟音书，凡六十四种。然则天竺古始，书体更繁，非独中土有虫籀缪填之殊，芝英倒薤之异，其制作纷纭，亦所谓人心之灵，不能自己也。

《隋志》称婆罗门书，以十四字贯一切音，文省义广，盖天竺以声为字。《槃涅经》有二十五字母，《华严经》有四十字母。今《通志·七音略》所传天竺三十六字母，所变化各书，犹可见也。唐古忒之书，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统元年，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，母四十一，皆相关纽，则采唐古忒与天竺为之，亦迦虑之变相也。我朝达文



成公，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，变化而成国书，至乾隆时，于是制成清篆，亦以声而演形，并托音为字者。然印度之先，亦必以象形为字，未必能遽合声为字，其合声为字，必其后起也。辽太祖神册五年，增损隶书之半，制契丹文字。金太祖命完颜希尹依效楷书，因契丹字合本国语为国书。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荣演书，成十二卷，体类八分，此则本原于形，非自然而变者。本无精义自立，故国亡而书随之也。

欧洲通行之字，亦合声为之。英国字母二十六，法国二十五，俄德又各殊，然其始亦非能合声为字也。至其古者，有阿拉伯文字，变为犹太文字焉；有叙利亚文字，巴比伦文字，埃及文字，希利尼文字，变为拉丁文字焉；又变为今法、英通行之文字焉。此亦如中国籀、篆、分、隶、行、草之展转相变也，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，亦其变之不能自己也。

夫变之道有二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，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。繁难者人所共畏也，简易者人所共喜也。去其所畏，导其所喜，握其权便，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，沛然下行，莫不从之矣。几席易为床榻，豆登易为金碗，琴瑟易以箏琶，皆古今之变，于人便利。隶草之变，而行之独久者，便易故也。钟表兴则壶漏废，以钟表便人，能悬于身，知时者来有舍钟表之轻小，而佩壶漏之累重也。轮舟行则帆船废，以轮舟能速致，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，而乐帆船之迟钝也。故谓变者天也。

梁释僧祐曰，造书者三人，长曰梵书，右行；次佉楼，左行；少仓颉，下行。其说虽谬，为文字之制，欲资人之

用耳，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，人圆读不便于手，倒读不便于目，则以中行为宜，横行亦可为用。人日本横，则横行收摄为多，目睛实圆，则以中行直下为顺。以此论之，中行为优也。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，安息即今波斯也。回回字右行，泰西之字左行，而中国之书中行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。然每字写形，必先左后右，数学书亦有横列者，则便于右手之故，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，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，为最愚下耳。

中国自有文字以来，皆以形为主，即假借行草，亦形也，惟谐声略有声耳。故中国所重在形，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。即分、篆、隶、行、草亦声也，惟字母略有形耳。中国之字，无义不备，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。外国之字，无声不备，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二盖中国用目，外国贵耳。然声则地球皆同，义则风俗各异。致远之道，以声为便，然合音为字，其音不备，牵强为多，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。

天竺开国最先，创音为书亦最先，故戎蛮诸国悉因之。《西域记》称跋禄迦国字源三十余，羯霜那国、健驮罗国，有波尔尼仙作为字书，备有千颂，颂三十言，究极古今，总括文书。《八弦外史》及今四译馆所载，悖泥、文莱、苏禄、暹罗、吕宋诸国书，皆合声为字，体皆右行，并未原于梵书。日本国书字母四十有七，用中国草书为偏旁，而以音贯之，亦梵之余裔也。

声学盛于印度，故佛典曰，我家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又以声闻为一乘，其操声为咒，能治奇鬼异兽，盖声音之精也。唐古忒、蒙古及泰西合声为字之学，莫不本于印度



焉（泰西治教，皆出天竺，予别有论，此变之大者也）。

综而言之，书学与治法，势变略同。前以周为一体势，汉为一体势。魏晋至今为一体势，皆千数百年一变。后之必有变也，可以前事验之也。今用真楷，吾言真楷。

或曰：书自结绳以前，民用虽篆草百变，立义皆同。由斯以谈，但取成形，令人可识，何事夸钟、卫，讲王、羊，经营点画之微，研悦笔札之丽，令祁祁学子，玩时日于临写之中，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？应之曰：衣以揜体也，则褫褐足蔽，何事采章之观？食以果腹也，则糗糒足饫，何取珍羞之美？垣墙以蔽风雨，何以有雕粉之璀璨？舟车以越山海，何以有几组之陆离？诗以言志，何事律则欲谐？文以载道，胡为辞则欲巧？盖凡立一义，必有精粗，凡营一室，必有深浅，此天理之自然，匪人为之好事。扬子云曰：“断木为棋，剡革为鞠，皆有法焉。”而况书乎？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，亲定晋史，御撰之文，仅《羲之传论》，此亦艺林之美谈也。况兹《书谱》，讲自前修，吾既不为时用，其他非所宜言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因搜书论，略为引伸。蒙子临池，或为识途之助。若告达识，则吾岂敢？

尊碑第二

晋人之书，流传曰帖，其真迹至明，犹有存者，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。夫纸寿不过千年，流及国朝，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，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，故今日所传诸帖，无论何家，无论何帖，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，名虽我、献，面目全非，精神尤不待论。譬如子孙曾玄虽

出自某人，而体貌则别。国朝之帖学，荟萃于得天石庵，然已远逊明人，况其他乎？流败既甚，师帖者绝不见工。物极必反，天理固然。道光之后，碑学中兴，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。

乾隆之世，已厌旧学。冬心、板桥，参用隶笔，然失则怪，此欲变而不知变者。汀洲精于八分，以其八分为真书，师仿《吊比干文》，瘦劲独绝。怀宁一者，实丁斯会，既以集篆隶之大成，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，古茂浑朴，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，而启碑法之门。开山作祖，允推二子。即论书法，视覃谿老人，终身欧、虞，褊隘浅弱，何啻天壤邪？吾粤吴荷屋中丞，帖学名家，其书为吾粤冠。为窥其笔法，亦似得自《张黑女碑》，若怀宁则得于《崔敬邕》也。阮文达亦作旧体者，然其为南北书派论，深通比事，知帖学之大坏，碑学之当法，南北朝碑之可贵，此盖通人达识，能审时宜，辨轻重也。惜见碑犹少，未暇发抉，犹土鼓蕢桴，椎轮大辂，仅能伐木开道，作之先声而已。

碑学之兴，乘帖学之坏，亦因金石之大盛也。乾嘉之后，小学最盛，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，专门搜辑，著述之人既多，出土之碑亦盛，于是山岩屋壁，荒野穷郊，或拾从耕父之锄，或搜自官厨之石，洗濯而发其光采，摹拓以广其流传。若平津孙氏，侯官林氏，偃师武氏，青浦王氏，皆缉成巨帙，遍布海内。其余为《金石存》《金石契》《金石图》《金石志》《金石索》《金石聚》《金石续编》《金石补编》等书，殆难悉数。故今南北诸碑，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，即吾今所见碑，亦多《金石萃编》所未见者。出土之日，多可证矣。出碑既多，考证亦盛，于



是碑学蔚为大国。适乘帖微，入纘大统，亦其宜也。

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，当金石之盛，传完白之法，独得蕴奥，大启秘藏，著为《安吴论书》，表新碑，宣笔法，于是此学如日中天。迄于咸、同，碑学大播，三尺之童，十室之社，莫不口北碑，写魏体，盖俗尚成矣。

今日欲尊帖学，则翻之已坏，不得不尊碑。欲尚唐碑，则磨之已坏，不得不尊南北朝碑。尊之者非以其古也，笔画完好，精神流露，易于临摹，一也；可以考隶楷之变，二也；可以考后世之源流，三也；唐言结构、宋尚意态、六朝碑各体毕备，四也；笔法舒长刻入，雄奇角出，迎接不暇，实为唐宋之所无有，五也。有是五者，不亦宜于尊乎？

购碑第三

学者欲能书，当得通人以为师。然通人不可多得，吾为学者寻师，其莫如多购碑刻乎！扬子云曰：“能观千剑而后能剑，能读千赋而后能赋。”仲尼、子舆论学，必先博学详说。夫耳目隘狭，无以备其体裁，博其神趣，学乌乎成！若所见博，所临多，熟古今之体变，通源流之分合，尽得于目，盖存于心，尽应于手，如蜂采花，酝酿久之，变化纵横，自有成效，断非枯守一二佳本《兰亭》《醴泉》所能知也。右军自言，见李斯、曹喜、梁鹄、蔡邕《石经》、张昶《华岳碑》，遍习之。是其师资甚博，岂师一卫夫人，法一《宣示表》，遂能范围千古哉！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，而不能书者，未之有也。

千碑不易购，亦不易见。无则如何？曰：握要以图之，择精以求之，得百碑亦可成书。然言百碑，其约至矣，不能复更少矣。不知其要，不择其精，虽见数百碑，犹未足语于斯道也。吾闻人能书者，辄言写欧写颜，不则言写某朝某碑，此真谬说，令天下人终身学书，而无所就者，此说误之也。至写欧则专写一本，写颜亦专写一本，欲以终身，此尤谬之尤谬，误天下学者在此也。

谓又有学书须专学一碑数十字，如是一年数月，临写千数百过，然后易一碑，又一年数月，临写千数百过，然后易碑亦如是，因举钟元常人抱犊山三年学书，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，此说似矣，亦谬说也。夫学者之于文艺，末事也。书之工拙，又艺之至微下者也。学者蓄德器，穷学问，其事至繁，安能以有用之岁月，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？诚如钟、永，又安有暇日涉学问哉？此殆言者欺人耳。吾之术，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，然后辨其流派，择其精奇，惟吾意之所欲，以时临之，临碑旬月，遍临百碑，自能酿成一体，不期其然而自然者。加之熟巧，申之学问，已可成家。虽天才弩下，无不有立，若其浅深高下，则仍视其人耳。

购碑当知握要，以何为要也？曰：南北朝之碑其要也。南北朝之碑，无体不备，唐人名家，皆从此出，得其本矣，不必复求其末，下至干禄之体，亦无不兼存。故唐碑可以缓购，且唐碑名家之佳者，如率更之《化度》《九成宫》《皇甫君》《虞恭公》，秘书之《庙堂碑》，河南之《圣教序》《孟达法师》，鲁公之《家庙》《麻姑坛》《多宝塔》《元结》《郭家庙》《臧怀恪》《殷君》《八关斋》，李北海之



《云麾将军》《灵岩》《东林寺》《端州石宝》，徐季海之《不空和尚》，柳诚悬之《玄秘塔》《冯宿》诸碑，非原石不存，则磨翻坏尽。稍求元明之旧拓，不堪入目。已索百金，岂若以此一本之贲，尽购南北朝诸碑乎？若会诸名家佳本，而杂求散杂，则又本末倒置，昧于源流。且佳碑如《樊府君》《兖公颂》《裴镜民》者实寡。小唐碑中，颇多六朝体，是其沿用未变法者，原可采择，惟意态体格，六朝碑皆已备之。唐碑可学者殊少，即学之，体格已卑下也，故唐碑可缓购。

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，六朝人最工。盖承汉分之余，古意未变，质实厚重，宕逸神隽，又下开唐人法度，草情隶韵，无所不有。晋帖吾不得见矣，得尽行六朝佳碑可矣，故六朝碑宜多购。

汉分为正楷之源，以之考古，固为学问之事，即诸书法，亦当考索源流，宜择其要购之。若六朝之隶无多，唐隶流传日卑，但略见之，知深变足矣，可不购。

汉分既择求，唐隶在所不购，则自晋魏至隋，其碑不多，可以按《金石萃编》《金石补编》《金石索》《金石聚》而求之，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。然道、咸、同、光，新碑日出，著录者各有不尽，学者或限于见闻，或困于才力，无以知其目而购之。知其目矣，虑碑之繁多，搜之而无尽也。吾为说曰：六朝碑之杂沓繁冗者，莫如造像记，其文义略同，所足备考古者盖鲜，陈陈相因，殊为可厌。此盖出土之日新，不可究尽者也。造像记中多佳者，然学者未能择也，姑俟碑铭尽搜之后，乃次择采之，故造像记亦可缓购。

去唐碑，去散隶，去六朝造像记，则六朝所存碑铭不过百余，兼以秦、汉分书佳者数十本，通不过二百余种，必尽求之，会通其源流，浸淫于心目，择吾所爱好者临之，厌则去之。临写既多，变化无尽，方圆操纵，融冶自成体裁，韵味必可绝俗，学者固可自得之也。秦、汉分目，略见所说《说分》《本汉》篇中，今将南北朝碑目，必当购者录如左。其碑多新出，为金石诸书所未有者也。造像记佳者，亦附目间下论焉。

碑以朝别，以年叙，其无稽考，附于其朝之后。

有年则书，不书者，无年月也。

书人详之，撰人不详，重在书也。

石所存地著之，不著者，不知所在也。

其碑显者书人名，不显者并官书之，欲人易购也。

吴碑

《葛府君碑》（江苏句容）《九真太守谷朗碑》（凤皇元年）
晋碑

《南乡太守郭休碑》（大始六年）《保母志》（宁兴三年王献之书）《枳阳府君碑》（隆安三年）《爨宝子碑》（太亨四年）按：安帝元兴元年改元太亨，次年复为元兴，四年已改义熙元年。此碑盖在偏远，未知，故仍书太亨四年也。《孝女曹娥碑》（元嘉元年明人传为王羲之书，姑附于此，海山仙馆刻石）宋碑《宁州刺史爨龙颜碑》（大明二年，云南陆源，有碑阴）《始康郡晋丰县口恣造像》（元郭廿五年山东王氏）《高句丽故城刻石》（己丑元年，长寿王当刘元嘉六年，宋平壤吴氏）齐碑

《吴郡遣维卫尊佛记》（永明六年，浙江会稽）《保佛弟



- 子萧衍造像题字》(永明二年,四川云阳) 梁碑
- 《太祖文皇帝神道东阙》(反刻) 《安定王元璉造像》(正始四年)
- 《太祖文皇帝神道西阙》 《道匠造像》
- 《南康简王神道东阙》(反刻) 《石井阑题字》(天监十五年,江苏句容)
- 《南康简王神道西阙》 《章景为梁主造佛依碑石像》
- 《临川靖惠王神道东阙》(反刻) (丁未年即大通元年,四川绵州)
- 《临川靖惠王神道西阙》 《许善题名》(大通三年,四川绵州)
- 《吴平忠侯萧公神道东阙》(反刻) 《□□□等造观世音像》(大通三年,四川绵州)
- 《吴平忠侯萧公神道西阙》 《□道□造像》(□□□三年,四川绵州)
- 《始兴忠武王碑》(有额有阴) 《刘敬造像》(大同三年,山东福山王氏)
- 《散骑常侍安平王碑》 《赞观音》(与大通元年石同,四川绵州)
- 《天监五年残碑》 《释慧影为父母师僧及身造释迦佛像题字》
- 《鄱阳王益州军府人题记》(天监十二年,四川云阳) (中大同元年,浙江石门李氏)
- 《郑长猷造像》(景明二年) 陈碑
- 《惠感造像》(景明三年)
- 《贺兰汗造像》(景明三年)
- 《高树造像》(景明四年)
- 《法生造像》(景明四年)
- 《太妃候造像》(景明四年) (戊子年,真兴王麦宗陈光)



- 大二年也，朝鲜咸兴) 《杨大眼造像》
- 《赵和造像记》(永定三年) 《魏灵藏造像》
- 魏碑 《残碑豆陵苟邑题名》(有碑
- 《邑主秦从州人造像王银堂 侧)
- 画像题名》(道武天赐三 《兰献伯高怀玉题名》
- 年)(不列详) 《韩显祖造像》(永熙二年)
- 《仙和寺造像》(永平四年) 《元苌振兴温泉颂》(篆额、阳
- 《杨翬碑》(延昌元年，直隶 文)
- 唐山，有额) 《惠辅造像》
- 《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》 《张法寿造像》(天平二年)
- (延昌三年，河南孟县) 《嵩阳寺伦统碑石铭》(天平
- 《刁遵墓志铭》(熙平元年， 二年，隶书篆额)
- 直隶南皮张氏) 《司马昇墓志》(天平二年)
- 《兖州贾使君碑》(神龟二年) 《法显造像》(天平三年)
- 《司马炳墓志铭》(正光二年) 《优填王造像》
- 《张猛龙清颂碑》(正光三 《李宪墓志》(元象元年，直
- 年，有额有阴) 隶保定)
- 《樊可憺碑》(正光二年) 《高湛墓志铭》(元象二年)
- 《郑道忠墓志》(正光三年) 《禅静寺刹前敬使君铭》(兴
- 《马鸣寺根法师碑》(正光四 初二年)
- 年，有额) 《惠詮造像》(建义元年)
- 《高贞碑》(正光四年，篆额 《李仲璇修孔子庙碑》(兴和
- 阳文) 三年，王长儒书篆额)
- 《涇州刺史陆希道墓志盖》 《张奢碑》(兴和三年，灵寿
- (正光四年，篆书) 埠安村寺)